



西庄集
十二

附錄
行狀
教書
祭文
輓詞





西厓先生年譜卷之三



附錄

行狀

有明朝鮮國翰忠翼謨光國忠勤貞亮効節協策扈聖
功臣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經進和
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世子師豐原府院君西
厓柳先生行狀

公曾祖子溫成均進士贈正憲大夫吏曹判書兼知義
禁府事妣安東金氏贈貞夫人祖公綽通訓大夫行杆
城郡守贈崇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兼判義禁府事妣
延安李氏贈貞敬夫人父仲郢通政大夫守黃海道觀

西月先生集卷三
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使 贈純忠積德補祚功臣大匡
輔國崇穆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 經筵知文館藝文
館春秋館觀象監事 世子師豐山府院君妣安東金氏
贈貞敬夫人公諱成龍字而見姓柳氏世為豐山人其
先始顯于麗朝後有名從惠仕 本朝官至工曹典書五
世而至觀察公以剛直善舉職名故領議政蘓齋盧公守
慎實銘其墓公之在娠貞敬得異夢有人自空下告曰夫
人當生異子未久而公生是嘉靖二十一年壬寅十月也
生而瑩粹如明珠出水四歲知讀書六歲受大學舉止如
成人未嘗與群兒遊戲八歲讀孟子至伯夷目不視惡色
耳不聽惡聲慨然想慕其為人至或夢寐見之勝冠八

冠岳山廢庵中淨掃攻苦留一奴供爨俯讀仰思至忘寢
食夜暉或有打牆壁聲公若不聞者一日有僧乘夜過前
曰獨棲空山不畏盜乎公徐曰人固不可測安知汝之非
盜耶讀書自若僧又拜曰貧道聞指大志確故來相試耳
他日必為大人矣時退溪李先生講道于陶山公以觀察
公命負笈從之先生一見異之語學者曰此子天所生也
甲子兩中司馬丙寅登第選補承文院隆慶丁卯薦入藝
文館己巳疏論 仁廟祔延恩非禮事得施遷成均館典
籍工曹佐郎以 聖節使書狀官赴京師將入班序班引
僧道二流序於前列公謂諸生曰諸君冠裳南顧反居彼
後乎諸生曰彼有官故也公招序班謂曰吾輩以冠裳之

人不可立於道釋之後序班言於鴻臚邵二流置後庭中
動色大學生數百人來聚觀公問本朝名儒以何人為宗
相顧良久曰王陽明陳白沙為宗公曰白沙見道未精陽
明乃禪學之機面者不如薛文清一出於正也有新安人
吳京者喜而前曰近來學術訛舛士失趨向公能發正論
以斥之吾道之幸也遂對立語良久甚加敬服有送行序
及書極其稱道至比於七十子及還李先生以書賀曰陸
惔懷襄於天下公能過數百諸生點檢其迷不易得也庚
午拜副修撰修撰每入侍數對明白剴切剖析精微時稱
講官第一賜暇湖堂歷正言吏曹郎辛未移兵曹壬申
還修撰領府事李浚慶臨卒上遺疏言朝中有朋黨之漸

上召大臣示之問朝臣孰為明黨外議洶洶以浚慶為
欲禍士類三司及湖堂官皆上劄論之至欲追削官爵公
曰大臣臨死進言有不當則辨之而已至於請罪則恐傷
朝家待大臣之體諸人從之不為己甚語九月以遠接使
鄭惟吉從事官迎神宗皇帝登極詔使于義州萬曆癸
酉復為吏曹郎丁觀察公喪服闋除副校理吏曹正郎皆
不赴丙子春以校理赴召在道辭還夏以獻納趨朝
時臺官論一戚里銓曹即擬臺官于外公曰言官一開口
論戚里而遽欲逐之則言路塞而戚里橫矣遂論吏曹皆
遽以檢詳遷典翰辭冬以副應教陳疏乞養不許丁丑
乞假歸親陞舍人不赴冬以應教還朝仁聖大死上僊

禮官與大臣定議請上行期年喪公謂同僚曰明廟於仁廟為繼統有父子之道主上當從嫡孫父歿為祖母持重服為是遂力論之有旨令禮官更議大臣猶執前見至第五日則公曰今日不得請後難追改當徹夜論啓不得命不可退至鷄鳴乃乞卒哭後當開筵公謂詩是歌詠之作仍進未安乃以春秋易之戊寅歷軍器正司諫應教已卯遷直提學陞拜同副承旨既而遞授吏曹參議尋拜副提學庚辰又上章乞養辭意悲切上許之適尚州牧缺特命授之辭朝日引見諭以勉從便養之意且曰欲使到城取則耳既至以禮讓為治士民服其化辛巳春以副提學召還又上疏乞解職歸

養不得請冬無水上劄陳十事曰修實德以答天心嚴內外以肅宮禁審治體以立規模重公論以整朝綱覈名實以用人才恢公道以杜倖門養廉耻以清濁俗明政刑以戢奸濫祛積弊以保民生倡學術以振士風壬午拜大司諫冬以右副承旨特陞都承旨以詔使將至導相須得人也詔使至見公在上前動容周旋皆合禁度甚加嘆賞上解錦袍以賜之進階授大司憲癸未春尼湯哈寇邊公以副提學應旨獻五策曰杜禍源定戰守審虜情給饋餉修荒政也自士論初貳公已深憂之與同志諸公力為和平鎮定之計而卒不能如意至是朋比益甚互相擠援公不樂在朝貞敬亦老病以覲便退處鄉曲

秋 特除成鏡道觀察使以母病辭遞拜大司成不就冬
授慶尚道觀察使公以辭遠就近未安上疏辭仍乞休退
以慶安令瑤乘時詆斥故也 下教政院曰予未嘗有一
言之疑而今疏辭如此必聞人言而意不自安耳柳成龍
賢士而有才朝臣之傑然者也只緣有老母在故不能每
召耳仍溫諭不許遂赴任夏回天旱上狀請決放諸邑罪
囚甲申秋以副提學召還四辭而遞未幾復授之疏陳
三不敢乞解職歸養 不許陞拜禮曹判書無同知 經
筵事弘文館提學上章力辭 上賜手札十行有曰古之
人君於其臣有臣之者有友之者有師之者此義雖不傳
於後世然卿十載經幄一德無瑕義雖君臣情猶友朋論

其學則非固滯章句之儒語其才則有足以當大事知卿
蓋莫如予也再辭 不許乃作文諭館學諸生且頒鄉約
于八方惓惓以敦孝弟興禮讓為化民成俗之本有命
擇駙馬毋避李姓異貫者蓋有所屬意也公曰禮不娶同
姓遠嫌也劉聰納劉殷女為妃所出絕異而綱目書之以
為大羊雜祿唐宋以來尚公主者皆以異姓惟唐昭宗取
李茂貞子為駙馬此則迫於強臣不可以為法也事遂寢
乙酉撰進圃隱年譜義州牧使徐益上疏言鄭汝立與李
珥書曰三人雖竄巨奸尚在巨奸蓋指柳成龍也 上下
御批曰柳成龍君子也雖謂之當今天大賢可也觀其人與
之語不覺心服豈有學識氣像如彼而乃為巨奸之理何

物膽大者敢為此語耶公上疏陳五當退且曰去就之義如飲食裘葛在所當為不容遷就其進非貪利其退非忘恩也百世在前千世在後自靖無愧惟此為大上雖不許而公去意益堅呈覲南歸再上章乞解職累召不赴者三年戊子冬以刑曹判書召還上即引見問及王陽明學術頗有傾向意於致良知心即理等語不甚覺其非公剖析辨別極其精微上亶亶不厭為之前席曰自有孔孟程朱何可他求也聞卿久居林下多讀古書果然矣無大提學東歸不獲命已立歷大司憲兵禮曹判書冬逆獄起初汝立盜名搢紳間前後士類多與之交遊獨公惡其浮誕使氣踵門而不見至是汝立謀逆事發獄事蔓

延多被逮及禍公姓字亦出於白惟讓與汝立書中累乞
遞不獲乃上疏自劾御批甚優有卿之心事可質白日
等語士類頗有賴特授吏曹判書庚寅四月乞假歸覲
賜內殿御服命歸遺貞敬異數也尋拜右議政六月
召還力辭不許以改宗系有勞錄光國勲封豐原
府院君辛卯命兼吏曹判書公辭曰國朝以來未有
此事萬一他日有專擅之人以臣籍口則國家無窮之禍
自臣身始矣上答曰身居相位把弄朝柄者豈皆兼吏
判而然乎宜勿辭使居舍得宜朝著清明也尋陞左議政
通信使黃允吉等回自日本倭酋平秀吉書有一起直入
大明國之語公謂當即具奏領議政李山海以為皇朝

若以交通罪我則無說矣不如匿之公曰使价往來有國之所不免成化間日本曰我求貢中國即據實奏聞天朝降勅回諭前事則然矣今見此書而諱不以聞非徒於義不可倭若實有犯順之謀而天朝由他國聞之則其疑我必深而愈無以自說矣遂建白具奏時福建人許儀後陳申被擄在倭中已密報倭清琉球亦遣使報聲息而我使未至朝廷疑我貳於倭獨閣老許國曾以詔使來知我國至誠事大保其必不反未久而奏至皇上甚嘉之賞賚加厚時倭聲日熾命備邊司各擇將帥才公以權慄李舜臣應旨二人時在下僚未甚知名後卒能立功為特名將而舜臣尤卓犖焉公以慶尚右兵使曹大

坤衰老無才請以李鎰代之制勝方略分軍之法為必敗之道請申明祖宗朝鎮管之規皆竊不行命兼大提學壬辰四月倭大舉八寇命兼兵曹判書拯治軍務建遣李鎰為巡邊使成佑吉趙儼為左右防禦使分三路而下邊璣劉克良為助防將分守烏竹二嶺又以申砬為巡邊使為李鎰繼援臺諫請令大臣為體察使檢督諸將領議政李山海以公應命公以金應南為副李幼澄金義元為從事官且以前牧使金汝屹有武略請資罪自隨治行未發而鎰砬敗報至賊兵到忠州大駕西幸命公守京城都承旨李恒福白上曰西行盡塞則一水之外即上國之疆到此當有酬酢應變之事方今廷臣明敏

西廂先生集卷三
練達識古誼善辭命惟柳成龍一人不可不從行上許
之至臨津召大臣同舟而濟謂公曰萬一他日國家中
興當賴卿耳至東坡上問駐駕之所諸臣不能處對怡
福曰可且進駐義州若八路俱陷便可赴愬天朝公曰
不可大駕離東土一步地朝鮮非我有矣怡福辨不置
上亦內附本予意也公曰今東北兵力如故湖南忠義
之士不日蜂起何可遽論此事怡福悟而止既退公謂李
誠中曰為我語李承旨何輕發棄國之論耶使公裂裳裹
足從死於道不過為婦寺之忠而與言一播人心瓦解孰
能收拾耶怡福聞之歎服至松都陞領議政申礪等密白
李山海既罷不宜獨免即日罷至平壤叙復府院君羣議

初欲堅守平壤及賊勢漸迫皆請出避公曰今日事勢與
京城時不同人心頗固且前阻江水西近天朝若堅守
數日天兵必來可籍以却賊左議政丑斗壽亦爭之不
能得宰臣先奉廟社主出城城中人大亂持挺刃縱擊
之墮廟社主路中指宰臣大罵曰汝等平日偷食國祿
誤國事至此若欲棄城何故給我輩入城使魚肉於賊手
耶諸臣在朝堂者皆失色公恐有變出立階上以手招一
士官年長者諭之曰汝輩欲竭力固守忠則有之矣何得
震驚宮門朝廷方議守城汝等不戢罪在不赦其地人
素信服公即棄兵扣謝而退時出城議已定而莫適所向
多言北行便公固爭曰車駕西行本欲倚仗天兵以

圖興復耳今既請兵 天朝而我反深入北路於義不容
如此且既入之後為賊所隔則 天朝聲聞不通何恢復
之可圖而勢窮地蹙又可止走胡乎計無失於此者既而
駕幸寧邊公以接待 天將留平壤尋聞 駕向博川
而 天將亦不時至遂追及 行在至義州條陳戰守策
十六事時 中朝人疑我國與倭連謀遼東咨文有詰責
語公上劄曰我國本無失道致兵之事終始不過為 中
國守義不回以至於此是則天地神祇實所監臨惟近日
人情於應對辭命之間不能據事盡言每欲遮藏掩覆欲
說不說使我國本情無以暴白故 中朝於我初無嘉獎
矜憫之意而反有督過之語良可痛心且聞 中朝將令

解倭語者直到平壤與倭人相對問其緣由云萬一點詐
之徒巧作虛語加我以不測之言以為離間之計而 中
朝之為使者未必忠信慮遠之人或為甘言厚賂所動而
返則是我下見逼於倭賊上不白於 天朝其為狼狽尤
不可勝言矣近日中原之疑我者非一緩於報變一也請
兵不早二也不存接唐兵之哨探者使之飢困三也既請
兵而又言糧餉匱乏四也唐人請我國人嚮導而時無一
將一卒立於眼前五也自古雖危亂之極而乘輿所駐必
有扈衛之兵今則蕩然無存自他人視之晏然如平日六
也國將危亡則必有投袂泣血忘身赴急之臣而一時氣
象徐緩寬縱應對酬副率多後時七也夫如是安得不起

唐人之疑而致其呵責耶此咨回答所係非輕望令諒司
登時速報痛陳明白而已又曰臣歷觀前史凡享國長遠
未有不中衰而復振者況我國家仁深澤厚宗社靈
長豈有一為狂寇所乘而終至於不可為哉庸人淺見不
能為國長慮徒聞賊兵頻銳置國事於無可奈何之地都
無向前振作之氣惟願堅定聖心於興衰撥亂之地驅
策群臣勿使少有懈惰之意以為死中求生之計七月副
撫兵祖承訓以兵五千人來援上念公病篤命尹斗
壽出治糧餉公以行在大臣只有一人不可出請自力
以行馳至所串驛村落一空公令軍校搜得數人來面諭之
曰國家平日撫養汝輩不為不至今日何忍逃匿天

兵方至國事正急乃汝輩效勞立功之秋也出一再錄其
姓名曰後日當以此等第論賞名不錄者有誅既而來請
書者相續公知人心可合即行文各處令例置考功再課
其勞績於是民勸趨之不旬日館穀諸具悉辦承訓攻平
壤不利而退公仍留安州以鎮人心且待後軍之至即移
文八方便各起兵赴難文至無不感激揮涕京畿黃海等
處義兵踵起上劄陳時務十餘事十二月拜平安道體察
使提督李如松領兵四萬至安州公請入見袖出平壤地
圖指示形勢及兵所從入之路提督大喜點朱曰賊在目
中矣先是我國人被擄者利賊厚遺往來探報為其耳目
公患之捕得首謀者金順良按問其黨數十人令各陣購

捕斬順良以徇自是支黨散落 天兵大至而賊不知癸巳正月提督進兵平壤大戰克之公前在安州密檄黃海道防禦使李時言金敬老令訟途設伏伺賊遁勦之觀察使柳永慶召敬老自衛敬老至中和還去至是賊將平行長平義智玄蕪平調信等收餘卒夜遁飢乏不能行時言以孤軍不敢逼但斬零賊六十餘級公罪狀敬老聞行在將斬之提督以武士可惜止之 行朝命公為湖嶺三道都體察使提督進屯坡州聞副總兵查大受在碧蹄多斬獲獨與家丁千餘騎赴之為賊所邀擊敗還東坡趨開城府公爭之不能得獨留東坡尋聞提督將退還平壤且令我軍在臨津南者皆退保江北公令從事官辛慶晉馳

見陳不可退者五 先王墳墓皆在畿甸淪於賊藪神人望切不忍棄去一也京城以南遺民日望 王師忽聞退去無復固志相率而歸賊二也我國境土雖尺寸不可容易棄之三也將士雖力弱方欲倚仗 天兵共圖進取一聞撤退之令必皆怨憤離散四也退一步而賊乘其後則臨津以北亦不可保五也提督聞之默然而去公令全羅道巡察使權慄巡邊使李膺據坡州山城以遏賊衝令防禦使高彥伯李時言助防將鄭希賢朴名賢為左翼遮蟹踰嶺義兵將朴惟仁尹先正李山輝為右翼伏於昌敬陵之間出沒勦擊使賊不得出城樵採又令倡義使金千鎰京畿水使李頴忠清水使丁傑等以舟師屯西江以分

賊勢令忠清巡察使許頊還本道把守移文京畿以南各
道官義兵令從左右要截賊路又以書遺游擊王必迪曰
賊方據險未易攻大兵當進駐東坡坡州躡其尾選南兵
一萬從江華出於漢南乘賊不意擊破忠州以上諸屯則
尚州以下之賊疑 天兵大至必望風逃遁京城之賊歸
路斷絕必向龍津以走回以後軍迫諸江津可一舉而殲
矣必迪擊節稱奇將克期舉事提督北將也忌南兵有功
抑之不許有覘賊者來言賊欲得查檢兵柳體察查以報
公欲與退屯公答曰賊方疑大軍駐近豈敢輕動必以虛
言恐喝耳我若一動正墮計中不如靜以待之查喜曰極
是假令賊來吾與公死生同之豈敢獨去分勇士來護累

月時賊據京城已二年百姓不得耕種餓死殆盡京中餘
民間公駐東坡扶携就哺者經屬於道公令前郡守南宮
曄為監賑官多方救活適湖南穀千石舡運而至公一面
馳 啓即以付之仍為經紀其事所全活不可勝數賊將
等投書於舟師將金千鎰請和解而歸提督得報遣游擊
沈惟敬入賊中約還 王子陪臣退釜山然後許和即領
兵進開城公呈文數千言極陳和好非計不如擊之提督
批曰此先得我心之所同然實無聽用意又遣游擊陳
弘謨入賊營公時與都元帥金命元在坡州弘謨至今入
叅旗牌公曰此是入倭營旗牌不干我事且有宋侍即禁
殺賊牌文尤不可入叅弘謨強之三四公終不答徑還東

坡提督聞之大怒曰旗牌乃 皇命何得不拜我當行軍
法撤兵接伴使李德馨急報公曰朝日不可不來謝公不
得已與命元偕往詣門上謁提督怒不見公兩立門外良
久許入公前謝曰小的雖愚劣豈不知旗牌為可敬但旗
牌旁有牌文不許我國人殺賊私心竊痛之不敢參拜罪
無所逃提督色慙曰此言果是此乃宋侍郎令非我所知
後數日又遣游擊戚金錢世楨來說許和便公執不可世
楨怒罵曰然則爾 國王何以棄城逃耶公徐曰遷國圖
存亦一道也世楨等既去公又貽書曰賊以甘言誘我一
投書於東萊再投於尚州三投於平壤小邦勢甚危迫而
終始不許者不過為天下大義寧死不辱耳今 宗廟灰

燼丘壠拔掘一國臣民皆有父母之讐與其忘讐釋怨與
賊俱生無寧擊賊而死於老爺之法度乎四月賊退提督
入京城公隨入臨於 宗廟起居子提督且請急退賊提
督曰漢江無舡奈何先是公已令李嶺等乘賊退急收江
面舡艦至是舡已艤者八十舡矣公以報提督遣營將李
如栢率萬餘兵至軍半渡託言疾作而還蓋提督本不欲
追賊但以謾辭應之而已賊既退屯據於萊釜之間營治
窟穴左右搶掠 天兵環四面而不敢進提督以下諸將
次第卷還公屢上狀言此賊盤據腹內而 天兵又不可
恃宜及此時上下戮力以爲自強之計請急抄精兵與賊
慣戰心膽已堅者分配猛將另爲撫恤常加操練以備不

時調用且賊之所恃以全勝者惟鳥銃耳我國亦日夜訓練使軍士無不學習則賊之長技我亦有之矣又言及此浙兵未還之前大砲狼筈鎗劍器械一一傳習以一教十以十教百以百教千則數年之間可得精卒數萬賊來可以待之矣公始入京城民死者相枕藉公竭力規畫以賑之至是擇其丁壯者送于浙江叅將駱尚志習大砲諸技公以南邊事急昇疾下嶺南九月被 召還 行在十月扈 駕還都時荆棘滿城百司依墻壁重以飢饉盜賊蜂起京城孤危人心不固公請設訓練鍊都監以重根本 上命公幹其事公發唐粟米一萬石以募人應之者雲集未幾得健兒數千教以鳥銃鎗刃之技立把總哨官以領之

一如浙法分番直宿 行幸則以此扈衛人心稍安尋拜領議政 天朝憂我國衰弱不振論議甚多給事中魏學曾請分割易置事下兵部尚書石星持不可遣行人司憲奉勅宣諭且令觀我國事勅旨甚嚴有曰朝廷之待屬國恩義止此自今王其還國而自治之脫有他變朕不能為王謀也 上受勅還宮即 引見公謂曰久知有此恨不早避明日見 詔使當請權位與卿相見只此一日故雖夜深召之矣公曰 天朝憂我國甚至 勅書之意所以策勵之耳何遽出此語 上曰以卿之才而遇予故不得有所設施可惜公曰臣忝居相位使國事至此罪當萬死何才可論 上曰子思居衛而不能救其衰孔明不能

興復漢室不可以成敗論人也 賜酒令飲曰以此相訣
耳公起拜曰明日之事千萬不可如此敢以死請翌日
上與 詔使相見袖出一帖極陳病不任國事欲傳位世
子望賜主張之意 詔使即於座上手書答之曰今此復
國雖藉 天朝之力亦 王福隆焉未艾也傳位事自有
唐肅宗故事 王既有是心當具本上請憲一行人也何
敢主張未言柳成龍忠誠孤硬仁義篤信 天朝將吏無
不喜 王得賢相也時城中無他將獨戚游擊日夕在
詔使所甚親密是夜要公相見屏左右以紙筆相問答戚
書六七条示公其中一条云 國王傳位當早公愕然起
立不答他事即書曰第三条所論非陪臣所忍聞老爺讀

書萬卷古今事變何所不知小邦勢方危急若又於君臣
父子之間廢置失宜是促其亡也戚曰是是即以其紙就
燭焚之明日公率百官呈文于 詔使力陳 主上本無
致寇之失及變後禦倭措置之事甚詳 詔使信納之是
夜戚又要公語之曰 詔使意已大回無他慮矣自是
詔使與 上相接禮貌益恭及歸移咨申飭又以劄付付
公有再造河山之語始 詔使未至經略宋應昌以劄付
授接伴使尹根壽來付大臣公曰經略若公言國事當移
咨 主上今無咨而獨有劄付其所言必非朝臣所處非
之不受及 詔使臨到公往迎于碧蹄 詔使謂公曰俺
到京當有新舉措矣蓋是時危迫之狀不容呼吸而光海

在儲宮頗有譽聲人或不以易置爲駭公獨正色其間竭誠周旋使宸居不動邦命再鞏直奇謂功在社稷而公未嘗自言世亦莫之知也十二月湖西賊宋儒直等嘯聚傳檄劫掠而北外寇未退而內訌又作京師震驚公舉止如平日不動聲色上命公入宿禁中公曰當此危疑之際遽命大臣入衛恐益駭衆心上曰卿殊不自愛獨不念武元衡之事乎一夕寒甚上遣內監覲公見其深夜明燈端坐閱書命煖酒賜之賊既擒治獄平反逮捕者皆得釋累代以來訊杖漸重殆至人不能舉至是公建請一遵大明律尺寸以爲之據自是人無殛死者至今賴之甲午上劄論時務懇懇數千言皆保固邦本節

用儲糧邊界教訓之策且請通計國內田結量收米豆輸峙于京倉允各司貢物及方物進上皆計物定價令有司貿供而取其餘以補軍需則兵食有賴而外方出米不均及各司防納刀鎗之弊皆可祛矣若軍資不足或別有調度之事則貢物及方物量宜裁減而米豆之藏倉中者不煩搜括而取之無窮矣朝廷方講究施行中外皆以爲便而未久爲浮議所沮論者惜之中朝以賊久不退天下兵力不可窮不如曰賊請款而許之使解兵石尚書主其議科官駁之宋經略曰此罷歸顧侍郎養謙來代之四月遣叅將胡澤以劄付諭本國大臣責以句踐屈已自強之事且令爲倭請封貢廷議睢盱久而莫能決澤督報

甚意公時病肺痿不能起有月矣乃上劄言替倭請封一
節固不可從亦當詳具賊情以請 天朝處置我國既無
以自振但欲倚賴 大國以圖興復而宋經略李提督嘗
已罷去顧侍郎纔至所言之事又一向堅拒任事之人拂
然背盟不肯同心則我國之勢無乃益蹙乎 上許之
澤求見奏草必欲於末端明言請封事公拒之不得則但
曰震之以威以創其頑縻之以計以弭其禍斯二者莫非
古帝王御夷之大權而同歸於禁止凶暴曲全生靈同時
審勢惟 聖朝所擇耳公筆也澤嫌措語不快以款字易
計字而去是時許欵之議制在 天朝我國受命之勢出
不獲已而後日攻公者乃以主和爲目其箕錦之已甚矣

公病篤四上劄乞免咎 不允六月劄陳戰守機宜十一
条七月 啓請令兵曹專任鍊兵九月 啓請廣取人才
以爲撥亂之用以切於時用者分爲十条令宰臣三司各
舉所知勿拘貴賤惟務實才其有抱負而不見知者令監
兵使守令搜訪 啓聞如此而又有見遺者許令自舉冬
進軍國機務一冊其目曰斥候曰長短曰東伍曰約束曰
重壕曰設柵曰守灘曰守城曰迭射曰統論形勢也乙未
上劄請措置沿江屯堡又上劄陳防守事宜湖南士人羅
德潤等上疏請雪已丑冤死者公曰痛陳當初治獄濫及
之由且曰壬辰之初 浚發綸音除法應緣坐外悉令放
釋其所以慰解人心祈天永命以立中興之本者可謂至

矣回此罪籍中生存者幾盡蒙恩而獨已死之人未得
一時昭雪其後崔永慶則既命伸冤又加贈爵而鄭
介清柳夢升李黃鍾諸人尚抱幽冤今宜特允所訴並
許伸雪此外疏中未及舉名者亦依壬辰下教令禁府
詳細開錄一體宥釋上從之九月請解職歸覲不許
十月受假歸省至驪州被召還拜京畿黃海平安咸鏡
四道都體察使移文諭四道監司教練軍兵丙申定練兵
規式頒行四道先是天朝以李宗誠揚方亨爲冊封使
出來將即封平秀吉爲日本國王沈湛擊常往來倭營緝
縫其事至是冊使將過海遊擊移咨我國令遣重臣跟
冊使同渡朝議不知所處公啓曰今此調信之回

形色可疑如使秀吉欣迎天使只要我使同行而已則
調信何以連日與其類密議然後始見將擊將擊亦何以
稱病閉門不面見天使而但使下人傳報耶臣每疑此
賊未稍必爲難從之請以起釁端今之事勢駸駸近之恐
其所要不止於通信亦或欲爲背約而假此爲辭遊擊亦
自知其事不了計窮欲歸咎於我以爲自免之地皆不可
知今若直辭拒之則正墮於作弄之中若欲順其所言則
又非人情義理之所可忍爲而遣使之後賊之去留又不
可必無已則當答之曰敝邦與日本初無毫髮怨隙不意
日本逆天悖理無故興兵虔劉我生民焚夷我廟社拔
掘我丘陵殺邦之人無不沫血飲泣以爲有死而已豈敢

言和今 天朝無愛南北之民勞勲戚大臣涉不測之地
要以解勞息兵大人當事喻 命教戒小邦至以禮義當
然見責此亦實關於 天朝大體第以日本人在反覆
不可憑信雖 詔使以 皇靈臨之尚未得其要領機張
竹島安骨之倭屯結如舊更亦何有於小邦而以一使爲
重輕哉若是則小邦徒益恥辱爲天下笑而大人之終始
擔當者亦歸虛地切望更查彼中情形并與 冊使商確
毋苟完目前而爲長遠之圖如此措辭以觀其答不可於
一言之間輕爲許與不許使難收殺也 上從之游擊晉
之不已時黃慎以游擊接伴使在金山遂遣慎行四月李
宗誠自倭營逃都下恟惧數日內去者大半宰相臺侍亦

有潛出家屬者公曰上使出營之報纔至而副使尚在倭
營處置未有所聞也假使賊兵果動豈至於一二日之間
徑造都城而人心先潰略無殉國之意此而不治則雖有
金城湯池堅甲利兵亦無可爲矣遂 啓請朝臣之先出
家屬以爲民望者令法官覺察以聞坊民出去者令漢城
府書姓名以待後日處置且以此張榜曉諭以鎮之又
啓曰三軍萬姓之心膽繫於一人之進退若以根本爲不
守之計枝葉何所庇覆遷國圖存之說出於一時之倉卒
非可以爲例也七月湖西賊李夢鶴起兵連陷二邑進圍
洪州爲救使洪可臣所擒獻士大夫有被逮者公一以至
公治之無一人橫罹遠近咸服閏八月 上命大臣聽政

於東宮讒言入也公率百官爭之累十日 上意愈牢有謂公曰將順莫無害否公曰何不思之甚耶伏聞月餘始蒙允九月乞辭職 上以手札諭之有曰當今之時卿不可一日離相位非卿孰能辦濟世之功而拯此塗炭之民耶丁酉春平行長使人密言於金應瑞曰清正與村長爭功有隙封事之不成亦清正敗之也清正今自日本出來若以舟師邀之海中則可擒矣蓋統制使李舜臣據開山島屢破倭兵行長患之欲覘其虛實故也舜臣疑其詐而朝廷促之忠清兵使元均忌舜臣功高上疏以舜臣爲逗撓舜臣不得已進兵則清正曾已回泊矣 上以舜臣失誤軍機欲置之法而以均代之公曰統制使非舜臣

不可今事急而易將使開山失守則湖南不可保矣上怒以備邊司爲依阿不直皆惶惧不敢言公以國事成敗力爭之 上不聽舜臣遂獲罪其後均果大敗而湖南尾解悉如公言公引疾凡六上劄五呈告而不得請公平生未嘗以辭色徇人人不敢干以私至是當國日久任怨不顧不悅者甚衆謀所以傾陷之八月 命公禦賊于畿湖之境公承 命即行諸者謂搬家以行一日 下教曰聞大臣携家屬自跳出城而臺諫無一言大臣可謂有權矣大司憲李憲國歷舉公及他大臣家屬所在以辨之 上意乃解即 召公還公未及被 命亦上劄有劾 上下書溫諭時賊勢甚急城中渙散殆空遂徵公所管四道兵

入衛至者數萬人部伍齊整號令明肅無一人逃散九月
上出巡江灘所至勞問將士即引見公謂曰軍容如
此卿之力也十一月承命下嶺南措置糧餉蓋為經理
楊鎬將出師也經理始至語人曰汝國事當使如柳某者
輔之後有構於經理曰柳某短公謂無濟事才因多為誣
捏至貼謗書於經理館門一日經理與接伴使李德馨私
語曰柳某得罪於邢軍門聞軍門將至逃避來此運糧等
事可專委尹承勳也公因譚官聞之未敢信以問德馨則
曰無是語矣是夕都司白璜亦以經理意分付於南以恭
一如此語公始知非誤傳遂馳啓言狀請鐫削職名
不許戊戌春召還累上劄辭職上答曰當此艱危大

臣豈可辭退雖有謗毀尤當竭力國事未宜輕自過慮九
月兵部主事丁應泰劾奏經理二十罪上遣左議政李
元翼賁奏仲理應泰聞之大怒并劾本國為欺罔且誣
與倭通謀上憤惋不視事欲避位公率百官爭之方議
遣大臣辨誣李爾瞻時為持平首劾公不自請行無大臣
體國之義尹弘柳浦及無賴儒生李好信洪奉先崔喜男
等承奸人指喚相繼投疏攻之不遺力上不聽公累上
劄自劾不得請即出城待命又三上劄不允十月帝
授府院君言者論之不已十一月罷歸初鄭仁弘素仇公
欲害之大臣嫉公者遙相締結至是仁弘咨文弘道為正
言攘臂擔當極口誣詆至以盧杞奏檮梟之十二月削奪

官爵已亥六月 命還職牒三司又論之 上答曰論事過情則非但其人不服旁觀者亦不服矣以主和二字為執言之地至此抑成龍於秦檜檜受虜人之旨保全妻子而潛求于宋所以為全人謀力主和議殺岳飛等今成龍亦有潛通陰謀之事乎是說足以服人心而定國是乎蓋其心憫 宗社之將亡 天朝既令許和故權就其事律之以直道則予亦不敢不謂之誤也原其情不過如此而已嗟嗟其時孰不靡然到今爭自脫然曰余無是也余無是也此皆右相之罪人也且排衆論夜半遣使之說尤不足道其時廣叔廷議以定其廷議在政院可考也大哉王言後之欲知公心事與構誣者之情狀者觀於此可見

其堅矣初臺諫之以和議攻公也右議政李恒福上疏言臣曾在南中與李元翼語及時事臣謂今日國勢如人氣窒喉間百脉將絕必先急下此氣然後生道可議此言惟元翼聞之他人不知然臣何敢謂人不知而隱默有諱乎今既以此罪成龍則次茅鋤削當及臣身矣 上直之故批中特舉之以愧三司然竟從其議庚子換李先生年譜十一月 命給牒十二月因禮部知會到城東郊哭送懿仁王后喪於路左即日南還辛丑八月丁貞敬憂十二月叙 命下壬寅 朝廷錄廉謹領議政李恒福有舉公姓名顧同僚曰此老不可以一善名但欲洗郢塢之誣耳文弢道戊戌 啓辭語也癸卯正月 命給食物十月

服闋復府院君甲辰三月告身始到公即上疏辭仍乞致仕不獲命七月錄卹一聖勲名命下上疏辭名且乞除名錄券九月拜名又辭忠勲府送畫師來請圖像公以方辭勲謝遣之乙巳正月以會盟祭禮成下教書及銀絹馬匹且令本道遣長吏致食物三月命給奉朝賀祿公以無事而食未安上疏懇辭不許丁未二月又有召命時公多已病辭不赴遣內醫賁藥救之病革草遺疏惓惓以修德立政公聽並觀養民用賢修軍政擇良將為言遺戒勿厚葬勿請人為碑銘命病中所作詩曰觀化錄命謝客曰欲安靜以還造化身五月丁卯夜不待人扶掖自起坐曰今日豁然若無病時矣誦洪範終篇戊

辰促內醫入握手與訣曰遠來治病天恩罔極幾日可達京城耶命侍者整席於堂中北向正坐恬然而逝計聞上震悼輟朝吊賻如儀遠近聞者莫不傷嗟痛惜京中士大夫相率為位於公之舊第遺孀而哭之甚哀市民等奔走聚哭罷市四日爭致賻布曰微公吾屬已無類矣七月葬于豐山縣東壽洞里午向之原會者四百餘人甲寅夏士子等立廟於屏山書院俎豆之後附京子廬江李先生廟公天資甚高穎悟絕人自少為學以精思實踐為主其言曰聖賢之學以思為本非思則口耳耳雖日誦五車何益又曰古人之所謂知者真知也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世之模稜於言語文字之末論性論理自以為知而略

無干涉於身心者皆孔子所謂德之棄也以此爲知矣當
千里又曰學問思辨省察克治固是急務若於心地上無
培養涵畜之力則亦何所憑據耶又曰中庸言尊德性而
道問學不曰道問學而尊德性其所爭先後幾何畢竟向
望歸宿處不可不思也其所見之超詣篤實如此故不知
者或疑其近禪而實每落之旨訣也平居莊敬自持終日
儼然雖家人子弟未嘗見其有敬側懈弛之容及其待人
接物則盎然如春和藹人而鄙倍之言不出於口惰慢之
氣不設於身故人之見之者自然有肅敬之心蓋所謂後
身於禮以終其身而惟在貞敬傍則諧笑嬉戲無不爲之
以求其惟悅孝友出天與兄牧使公怡愉奉養極其誠愛

常曰人子一日忘親非孝也觀察公病腦疽常吮出膿血
及喪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脫衰絰以終三年貞敬之喪年
已六十而哀毀盡禮一如前喪公自爲秀才時已以遠大
自期雖俯就科第而富貴利達視之泊如常留意於經濟
之業禮樂教化之外如治兵理財等事靡不講究纖悉才
足以應務學足以致用而尤以格君心爲致治之本每進
對之際精白一心積其誠意開陳義理委曲懇惻宣廟
甚重之屢有望之起敬之嘆 明良相遇叔世之可罕觀
而朝論角立毀譽相軋不得有所獻爲逮其遭罹喪亂受
任於傾覆之際則其所以焦心竭慮勤懇於章劄之間施
措之際以圖興復者比之於興元之陸贄亦不多讓而奔

走內外備嘗艱險則有過之焉蓋在中興諸臣中勞績最著庚戌夏大臣議以公配享宣祖廟庭昏朝以契遇示終不許物議以為久典公於書無所不讀讀亦不過數遍而終身不忘學者以疑義質問則輒應口成誦以剖析之然性喜簡靜又謙不以師道自居未嘗為聚徒教授之事而後學皆師宗之所居山水絕勝屋西有蒼壁臨江直立千仞因自號曰西厓每歸休無坐一室沉潛義理其自得之趣蓋有人不得而窺者常以春渥過隆仕宦棄志為平生根名其堂曰遠志以見其微意及其晚歲罷歸婆娑初服則所造益深而樂益真矣為文章只取理達不為雕刻信筆寫出如不經意而明白典雅自然人不可及尤長

於辭命有可以解紛釋難蓋心平氣和有得於詩教故也平生詩文失於兵火今有文集十卷慎終錄喪禮考證永慕錄懲惡錄等書藏於家公配李氏宗姓縣監洞之女封貞夫人後贈貞敬有男四棹甚秀而天授長水道察訪亦蚤沒端世子翊衛司洗馬彬刑曹正郎女二察訪李文英縣監趙稷其壻也側室男二初禧女一適應篁內外孫男女又若干人經世自弱冠供洒掃於門屏蒙誘掖甚至蓋古人所謂有罔極之恩者正郎屬以家傳使景其迹以告于太史氏裁不敢以不逮辭遂錄其大者如右以備採擇微言細行皆不載天啓七年七月日具官鄭經世謹狀

蒼石李公竣狀末總論曰先生神彩精明如秋空皎月坐
之非塵埃中人承學于家穎悟絕倫早歲喜看衆山語既
而知其學之出於佛乃篤信師說卓然有立辨之明而守
之固養之裕而得益深日用之間主敬窮理之功少無間
斷探索往訓功已深思常謂聖門之學以思爲本不思則
罔病世之學者就文義上說不知反求諸心只作空言解
會雖日誦五車亦奚益於學哉其於經訓無不辨析精微
銖分粒剖豁然觀是理之光明坦然由斯道之正大治經
之暇亦肆力於史學就古人事跡而表出其幽隱者爲觀
史蠡則多先儒所未發至於書法之抑揚人物之出處繫
其綱而振其目如把一秤子權其輕重其論兵則曰禮樂

而已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百萬之衆分數
整齊非禮而何萬人一心無間可乘非樂而何且謂三代
以田賦出兵今須復存兵然後兵寓於農無今日養兵之
弊矣其論治道則必以明天理淑人心爲本每入對之際
必沐浴齋戒精白一心積其誠意開陳義理委曲懇惻凡
脩己用人之道存心出治之法出入經訓論說亶亶玉
音稱賞屢有望之起敬之歎一時春注非不盛矣而居
寵若驚以榮爲憂每有除拜必稱官不可虛受才不堪冒
居控免縷縷乞尋初服而天眷愈厚既不得退則其所
以展盡素學恢張治體者實先生之心亦先生之事而不
幸遭時不辰涵血攘袂獎率三軍如武侯經營四方如召

虎出入內外條陳利害事無不言言必合理其精神詞氣
皆足以動一世之聽至於憂人才之不收而請廣進用之
路憂軍律之無統而請申鎮管之法軍餉難繼則請設屯
田民飢難賑則請講鹽利立比閭分部伍而號令精明據
險阨設關防而形勢壯固外接天將內籌軍旅事務輟輟
成敗立判而左酬右應動中機會雖飛語中傷立脚孤危
而卒能屹洪流之柱旋斗極之樞先生之學用於世者只
是一二而其宏綱大用之見於事業者有如此之偉若使
佐王之才經世之志得以盡展而無甚間之乘則將見大
敵之治可躋於古昔而中興之業不止於當世而已也慮
事深遠炳於未然當辛卯倭書之來微先生奏聞一議則

當時許閣老之見無以取信而丁應泰之譏適為所中何
望於終始見援乎至於李舜臣之保障東南摧慄之奏捷
幸州實出於先生之拔擢而終為中興首功方賊兵之逼
李恒福建請內附而先生力爭其不可及 車駕之西狩
韓淮倡說北幸而先生獨言其不便其他先事而言無不
如合左契平居端莊凝重整靜語嘿自有成
法溫而有毅然難犯之象厲而有薰然可親之意對之者非
心邪念自然消沮其學之所得未嘗輕以語人故其造詣
之深雖未易窺闕而當官而行動止必由乎禮奉身而退
出處必合乎義律已之嚴制事之正究其終始皆不越敬
之一字而於澄心玩理上得力尤多矜持之熟涵揉之深

存之為全德蓄之為弘量氣大而發之於正才廣而用之
於厚事之或近於矯激者絕意不為當乙丑空館之論不
從諸生約束當己巳攻破故相之論不同一時之見如雷
雨作解草木甲拆山嶽不言功利自溥惟敘務持大體不
以一節成名其在言地有所論列辭意忠厚發於愛君之
誠訐直為恥不失告君之體此其平生德業之槩也門庭
如水絕無賓客往來時當朝議獲貳能以厚德鎮浮衡尸
秉公玉雪無玷期以人無滯用朝不乏才其所交際以同
德為朋而不為黨比蓋將協和朝廷同濟國事培 宗社
之脉厚薦紳之風論議之正大用舍之公平就所著朋黨
說及廣取 才兩劄可見而一種浮薄之議敢逞排擯之

計或議以過慎或疑其有黨此特鄙夫器童之見耳奚足
與議於君子之道哉鑑識絕人鄭汝立嘗踵門求見辭以
疾李甫瞻以太學生請撰靜菴碑銘屢要納拜終不見始
以辨奸之明而免己丑之禍終以此見擠於戊戌其所以
見擠者實先生之幸而乃世道之不幸也先生天性篤孝
嘗曰人子一刻忘親非孝也宦遊時念定省日曠情盡
棄鄉出八瞻仰親沒作慎終錄永慕錄敬奉遺體舉之不
忘事君如事親一飯不忘晚節雖在廢斥而每稱臣
罪當死雖所以語予子房者常歆然有不足之意無怨尤
之見於辭色或見 膚旨有及於憂民則竭蹶莊誦曰大
哉 王言凡其發於吟咏者無非愛君憂國之語方其病

革聞朝政之失憂形于色累日而不解可見先生忠篤本
於至孝推之而友于兄弟信於朋友誠心昭著各極其道
牧使公嘗有病朝夕扶護藥必先嘗而後進鶴峯金公道
義交也講論疑晦水解的破必歸於正而後已嘗謂識不
足則不可以處大事才有所局則不可謂之通儒六藝之
文百家之學無不兼綜博究歸之於約至於三代制度與
夫行師用兵之法亦必講究極其歸趣其積於中者皆純
粹而欲博著於外者亦精深而鎮密應事接物而其用不
窮歷寢履險而其守不易寬大能容物而不見其涯涘倉
卒能應事而不動其聲色豈非誠明之學實有淵源直方
之行合於規矩有萬變開闔之功而無一毫功利之雜也

文辭流出胸襟初若不經於意而藹然道德之言間出爲
詩章冲澹渾成不事雕鏤其機軸多從陶韋帶來非世之
苟爲賦咏者比也雅好山水所居室西有蒼壁臨江直立
千仞目自號曰西厓每歸休燕坐一室其自得之趣蓋有
人不得而知者常以仕宦奪志爲平生恨名其堂曰遠志
以見其微意於外物無嗜好衣服飲食但取粗適不求鮮
美視財利如垢膩恐近則汚人暮年家食饘粥不充而處
之泰然非樂天行素真知義理之樂者能至是乎先生歿
家益落諸子無佳泊之處其清苦如是而其時臺諫之忍
爲巧詆者亦獨何心後有小諫之造訕者疽發口而死人
謂誣善之報也初退溪先生見先生曰天生此人蓋將有

爲於國嗚呼先生之所以盡忠於國家者實不負天之所
生之意奈何有時而無命卒不能消陰沴而平泰階將天
之不欲平治人國家耶抑與奪之柄非天之所以得自專而
一聽於氣數之自相推盪耶以先生心事而求之於古其
必有曠百世而同歸者矣陸敬輿秉政貞元之際僅得回
奉天之駕李伯紀作相建炎之初未能返南渡之轍此實
國家治亂之所係豈裴寶汪黃之所得以泥之也

又手記曰壬辰之亂爲都體察使臨陣制變動合機宜所
著兵要十條封事數十篇可見此老胸中有數萬甲兵
壬辰鄭相澈以都體察使出按三道湖西士人輩在趙重
峰憲坐聞其將至喜曰分間得人寇亂不足定也趙曰季

涵性福無器量必不能當此任今日撥亂之才獨有柳西
厓耳蓋公之才德足以服人故雖平日不相樂者終不能
混其品藻如此

公家居常嗒然對床淹精經史天文地理醫書數學亦無
不貫穿該洽門庭寂然未嘗有雜賓世俗鄙俚之談生產
財利之說絕不聞於耳非直不出口而已所居略植松竹
以寄情賞

公之爲治雖當簿書叢沓之際不動聲氣應辨如流雖雄
藩大府部下肅靜如入靈祀事已拱手端坐終日不言隨
時隨處莫非存養體驗之工夫

公牧尚州時吏持狀請署公微視之以扇揮去吏又進又

揮之吏出而省之街下誤書姓字吏惶駭汗出語同班曰
明府真宰相器也

公一日遊泐江潯見子弟六七人方圍碁於巖石上乃却
步而回異日携子弟偶履及其處笑指其石曰是石面勢
平正合於碁局宜名以爛柯子弟等惶恐汗背

丁酉歲江陵府貢大龜上令大臣議以處之公在備邊
司聞命即啓曰欲置之宗廟則龜策之法無傳欲
致敬以祭則爰居之享非禮不若放之深淵使自得所之
為善也

公之捐館也都民皆罷市巷哭嶺北士人裹足數千里來
奠絮酒其未赴者賻送賻布致其款誠將寔也壽洞村人

請葬其家後可見德化之入人深也

鶴峯金先生嘗語子弟曰柳西厓片言隻字皆可為後世
寶尋常往來書札必皆謹藏不至散失

鶴峯又嘗語人曰柳西厓自是全才國家有緩急能任
閫外之寄者非此人不可

學者有請業於鶴峯者鶴峯問曰子見柳西厓乎對曰
未也鶴峯責之曰士尚論前賢雖在千百世之下尚能感
發興起恨不得為執鞭况與之同世同鄉而曾不一見可
謂有好賢之心乎

晚全洪公可臣手記曰戊戌公出城待命可臣時牧洪
陽作一書問之公答曰一出於世得喪榮辱所不得免但

士君子平生行已只要無愧於心可也其餘自外至者於我無加損也可臣有輕淺踈略之病每欲學公之溫潤而不可得至於今日抱九原難起之痛追思平日金玉之容有時發於夢寐之間覺來猶覺蘭香藹然徒有悵恨而已漢陰李相公懿馨手記曰碧蹄之敗提督還平壤公在東坡爲羨慕督諸將動哨瞭達夜不寐公赤心徇國斷斷如一苟利公家無貴賤踈遠每以誠相與以無偏私異同顧念毀譽意

又曰公平時爲兵判揣摩軍政毫髮無漏壬癸之後歷觀中朝制兵之要尤留意於教民其擬議布置見諸前後疏劄皆可攷而行也公計定于中不避人言或有非理相

加正色待之世與公漸相乖隔而猶不少回曰自靖以自獻乃吾責也

申象村欽手記曰余以郎僚遊巨公間久西厓柳相國當壬辰癸巳倭寇充斥天兵滿城之日羽書旁午文移動如山積公以余爲疾書必命余執筆口呼成文聯篇累牘迅如風雨而筆不停寫文不加點煥然成章雖咨奏之文亦然詞臣奉教撰進者不得有所加損於其間真奇才也

尹判書國馨手記曰公寡言笑平居無戲言戲動其在玉堂手不釋卷時或瞑目端坐雖醉開在傍若不聞者然論議之間雖明乎善惡之辨而溢義已甚之言未嘗出諸口

盧校理景任手記曰先生天分甚高端莊凝重溫雅謙恭
明敏果決清苦簡約見人有過未嘗斥言而人自畏憚之
座右書常默最妙四字曰必冠帶欵衽端坐雖在昏夜幽
獨之中未嘗見其有惰容音吐清明顏貌皎潔眼彩炯然如
星其立朝也正公平人莫敢干以私每入經席論難講解的
確簡當上輒傾聽律已方嚴非但同朝敬憚宣廟亦
嘗曰每見之不覺敬服自少聲望藹蔚歷敷華要拜秉鈞
軸兩入勲籍而清約如寒士朝衣僅一件而已及卒子姪
輩收衣服襲斂焉計至京師卿宰多設位以哭之下至吏
胥市井輩亦皆奔走會哭曰賴公拯濟之德以至今日爭
致賻焉

李通禮晉哲手記曰西厓柳相公當壬辰之變備局文書
山積裁決如流案無留牘他相仰成而已一日唐將揭帖
到備局曲折甚多方擬草答忽有人走入局門氣塞不能
言以手叩膺探視懷中有告急文字倭已到稷山云人皆
失色公略不動謂兵判李白沙曰揭帖當答公可把筆遂
口呼千餘言無異宿構既畢徐起詣闕啓事其從容鎮
物多類此公以都體察使在嶺南時有一宣傳官賁緊急
有旨赴南邊馬疲不能行道遇體府奴牽馬者棄騎以
行奴訴於公公默然軍官輩憤罵曰何物宣傳官敢棄體
府馬乎公曰甬言誤矣當此危亂之時若非有膽氣忠於
國者不敢騎吾馬矣遂問其人姓名不次薦拔云

教書

庚寅八月 日光 國錄勲 教書

王若曰俾予一人既永有辭于 聖祖嘉乃丕績宜施非常之異恩式稽彝章庸舉褒典惟卿風儀醞籍學問精醇正色立朝爭指金玉之表飭躬砥行早著冰蘖之聲由其赤心而徇公故膺黃扉之峻擢噫 國系久蒙不韙肆寡人常抱至冤雖 皇覽之孔昭滌盡百年之瑕垢而全書之未降念猶一身之渴飢茲更瀝其卑誠敢并煩於 宸聰卿於是時秉詞翰於一代馮烟幅之千言欲得中秘不出之書以爲下邦永世之寶竟 天心之默感荷 寶典之畢頒 九霄之雨露遠霑三韓之契倫丕叙非但精神添

通於上下有能格 帝抑亦文章婉儷乎華夏足以動人匪卿之功其孰教此肆策卿爲光國三等功臣圖形垂後超一階爵其父母妻子亦超一階嫡長世襲不失其祿宥及永世伴儻西人奴婢七口丘史二名田六十結銀二十兩表裏一段內厩馬一匹無子者甥姪女婿加階於戲刑牲軟血既要質技鬼神誓代盟河永無替於終始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均節直黃藥行

丙申九月 日 不允教書

王若曰嗚呼卿將棄予而休歟然則其將忘 社稷之憂而自逸之求歟卿必不安爲此矣然則其或有大未安於中者而不能自己歟抑予待卿之不誠無以使卿安其位歟

子實無此矣然則卿之病果深筋力果衰果不堪供職務歟不然則引疾之告奚爲五日而升至歟予聞卿病以來爲之寢寐不寧嗚呼卿有大賢之資而克之以學力有王佐之才而將之以血誠自予承丕丕基卿常在予左右以引以翼以交修不逮觀其正色立朝行已不回公以處事莊以接物予每望之輒起敬予惟知卿之深信卿之篤故首尾二十餘年任之不貳往往雖有譖毀之者而予未嘗一毫疑卿情好之隆始終不替此則予雖不言卿尚克知之逮國多難廟社播越控訴天朝以亡圖存而其間事機之變動實有極難酬應者卿能周旋其際善爲詞命綃縫之使完扶樹之使固微卿之力國其蔑有濟矣矧惟

今天禍未悔國步愈艱皇威雖暢賊情難保而在我自治之道日以益懈其可畏可憂奄奄岌岌之形日以益甚蓋天生卿以爲社稷而正有需於板蕩之日然猶可求退耶恐卿未之深思也頃予多疾殆不堪搃務欲攝以東宮蓋出於甚不獲已而卿寧庶僚廷爭甚懇條陳國家大計開說君臣分義至於涕泗橫流毛髮盡白至誠所感予不得不爲之動謂與卿協心刻力以圖弘濟予艱難庶幾日見遺業之重恢不意卿遽以疾告也以卿而退予誰與爲國嗚呼盡瘁之餘雖不得無疾而年岭不至遲暮職務不至鞅掌加護善調尚堪勉強願卿諒予意毋徒以辭退爲計而先爲宗社念嗚呼義雖君臣情猶朋友昔嘗以

兩句告卿川爲舟楫義作益梅今豈宜一日忘國尚竭股肱之
力用副倚毗之誠所辭不允故茲教示想宜知悉命製教

甲辰八月 日扈 聖錄勲 教書

王若曰忘身徇國克著弘濟之功報德酬勞宜舉崇獎之典
爰稽雲臺故事庸載鐵券新盟惟卿金玉之精永縻其採
才稱王佐早許稷卨之身學爲儒宗夙負山斗之望乃攸
服則孝悌忠信衆所推者道德文章自蜚英於荀班蔚有
聲華之籍甚暨篤棊於棘府更見功業之裒如人皆謂漢
代仲舒予則曰宋朝君實頃遭島夷之猖獗遽罹國步之
播遷留鎮都城雖閔宗澤之守周旋詞令必待趙襄之文
孰從我而同歸聊與子而偕作瞻四方而靡騁慨百僚之

如遺一馬渡江予未堪乎多難五蛇從野卿獨奮其孤忠
洒涕淚而登舟溫嶠之義氣感發負羈絏以奔命孤偃之
劬勞備嘗乃心益勵於始終此誠寧間於進退老當指畫
十三策誓雪君父之羞小范甯威百萬兵身兼將相之責
迺瞻韓忠獻之總衆俾專蕭相國之轉漕漢將之威武丕
揚寔賴餽餉之不絕周原之冠蓋相屬亦由償接之得宜矧
當國事之搶攘自任戎務之填委陶侃之裁決明敏應
之如流陸贄之奏對懇勤知無不告茲協 天兵而克勦
以致王業之重恢 宗社之獲返舊都伊誰之力國家之
得保今日惟乃之休既共患於艱危敢相背於安樂鞠躬
效一節諸葛之忠貞式彰投璧誓群臣晉文之歸當當急

肆策勲為扈聖功臣二等圖形垂後超二階爵其父母妻
子亦超二階無子則甥姪女壻超一階嫡長世襲不失其
祿宥及永世仍賜伴倘六人奴婢九口丘史四名田八十
結銀子七兩表裏一段內厩馬一匹至可領也於戲卿固
有興周之績予何忘在宮之心地之察天之明敢要質於
神鬼山若礪河若帶期勿替於子孫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知製教

祭文

遣禮官致祭文

維萬曆三十五年歲次丁未六月壬辰朔初八日巳亥

國王遣臣禮曹佐郎具憲 諭祭于辛豐原府院君柳成龍

之靈惟靈性資端正天稟粹義早托賢師克承善誘學求
淵源道聞仁義德業日就文章餘事妙齡應選壯世有志
自入泮宮咸謂佳士跡黜妖僧功廓闢異爰擢往籍國有
利兇正色秉筆公非與是乃陞王堂學稱其職講讀雍容
論思密勿臨文規誨引古裨益經幄十載人為第一郎銓
不擅持憲無僻超躋銀臺允其出納出守南州名杜愛洽
按察一面糾檢百僚恩威撫民清直傾朝既登黃閣又撰
冢宰君德是輔天工其代肆予嘉乃曰篤不忘昔卿有母
遠莫之將定省久曠予悶卿心衣以贈之聊表予忱璿源
被誣至冤未雪予德涼薄 皇恩同極曩倫復正有光于
國賴卿宣力盤血共軼庶及臣隣期享太平如何不吊大

惠俄生鯨波涵湧平陸成江蒼黃西狩去幽之邦卿於是
時體察軍國將卒蜂午荅應咸得 皇威遠震逆夷宵遁
還我故都益敦寒塞望符加額朝廷方成期掃餘燼鍊我
軍兵勤勞已殫精力俱竭感時傷肺憂國病骨旅館淒涼
孰治其疾一日南歸予未及追田里調閑勿藥可期跨馬
北還予日望之處江湖憂卿意雖切離左右久予懷難抑
頃以薄物少摠予情忽有書報卿患衛榮一醫緣遣二豎
為歿天不憖遺善人云云秦春不杵楚國失龜抱病聞哀
有淚盈管不復見矣嗚呼已而爰徵舊典用致菲儀不亡
者存庶格于茲

趙知製

教

東宮致祭文

維萬曆三十五年歲次丁未六月壬辰朔十日辛丑

王世子道臣侍講院司書柳恒致祭于卒豐原府院君柳公
之靈惟靈山河毓粹奎璧鍾英風資端秀玉潤金精氣宇
清淳雪白蘭薰雅好經學廣善基仁餘事文章混浩無垠
少年析桂芳聲騰達翔翔翰苑昵侍講幄朝夕論思夙夜
啓沃微垣焚草柏府提綱激濁揚清刊儀周行憂分商洛
化宣南路學道愛人厥效斯溥掌禮容臺握銓選部常帶
文衡日事黼黻玉璫黃流清廟寶瑟官躋台鼎望重柱石
冰操苦節有誰儔匹屬值弘亂百僚竄伏忘身危 駕備
嘗艱難隻手障川竟回狂瀾逮返故都更登黃閣救時姚
崇盡瘁諸葛於我儲闈職兼訓迪雍容善道慈心翰翼佩

服嘉言罔敢失墜作為依歸庶免罪戾于文甫定公忽去
國十年江湖一心魏闕頃記宗功駟召非一憂病侵尋赤
烏猶輟風雲綿邈道里阻礙徒勤斗仰未承螟誨聞嬰二
堅載深憂懣愴神扶惟日默禱醫窮技殫百身莫贖蒼
生失望士林填咽天實不吊予懷曷極緬思疇昔有淚盈
臆祇遣宮僚代陳河酌靈其來格諒我衷曲製工曹正郎知
教李光

祭西厓先生文

鄭述

嗚呼哀哉念昔丁酉之夏與公相別於洛中雍容傾倒無
非憂國悶時之語忽忽如今已為十有一年矣公在都下
猶時有起居之問及公南來音微渺然中間僅一往復以

道其懷落落相望會合靡由及我來斯公已寢疾矣為趨
門墻之外一宿相問而不得成握手之訣一札數行詞懇
意至三復感歎情不自已數月之間雖未嘗不以沉痾之
劇為憂而亦未嘗不以神明之佑為之祝矣孰謂邦國之
不幸乃遽至是哉四十年相識之契今而已矣端重之容
簡靜之操精到之見清修之行不可得以復覩矣望公再
起卒究所蘊使斯民而蒙澤者實朝野之所共而竟亦莫
遂寧有徵於蒼蒼之有信矣乎殄瘁之悲豈但為吾私哉
既不登公堂而承晤語之款而乃拜公筵而冀菲薄之獻
顧瞻悲涼我心如何惟公不亾庶幾來聽嗚呼哀哉

又祭文

李好閔

延陵李好閔奉使過西庄柳先生之墓設蕉荔而脩之以
辭曰先生卒後二載得過壽洞之原古人云宿草不哭好閔
之生已過半百僅見一人而今不留矣以見一之幸懷不再
見之悲安得不哭而哭且慟也門闌瓜葛之好童稚聯袂之
情特吾私耳禮樂經綸之學文章典雅之才百世在前其可
更生而生且不大施崎嶇積弱險難之餘慶古人難處之地
冒今人易猜之勢丹心苦而白髮長布衾青山蕭然而逝
太虛寥廓其必為慶雲為景星凶能釀泰和於斯世耶嗚
呼痛哉天能生一代之才生必有為而不並畀其時又慳其
壽是其光岳之氣不得無所鍾而大道之行至治之澤雖天
有不得自由者耶嗚呼痛哉人之可誣者言而不可誣者心

罷市巷哭是誰使之而既令巷哭而又不使加額何耶洛
波之清殆十有餘年矣書疏猶不隔千里今經墓下獨不
蒙一言見教嗚呼痛哉離京之日夢見甚明贈之瓊瑤是
必知我之來而忘其喜耳是知其葬也亦有挽柩不進之
事益恨范巨卿之晚來耳昔子文令葬不弊民今壽洞之
民願捐山以奉是則公有子文之心而民不以子文視公
斯非奇耶昨過酉谷荒草離離獨樂之園今拜大隧谷風
淒淒下馬之陵一哭相過萬世伊阻嗚呼痛哉

又祭文

門人鄭經世

嗚呼哀哉精鍾河嶽彩應奎壁夫豈偶然國權棟搃士失
著龜又何遽爾其必為平治而出胡不與耄期之年既彼

蒼之難謀曷余痛之可已想儀刑其如在念平生而興哀
清明純粹之資稟之天賦者蓋厚持養歛藏之効得之師
傳而益深幼學固欲壯行明體所以適用紆聖眷於帷
幄粵自張敬夫之少年檢藥方於丘園還同陸宣公之晚
節功存社稷而未嘗矜已謗騰珠犀而不以尤人身無
天下三達尊志了人間一大事蒼生望司馬之再相以進
退而卜安危白首抱希文之二憂處江湖不忌廊廟苟天
心之祚宋宜考德之降周豈知轟寢之運竟作微懸之日
九京已閉萬事成空畜德徇身道之將廢也命鼎鼐而奔計
公之所能者天是生人之所悲在矣靈其何感嗚呼哀哉
小丁無狀蚤歲樞衣提上白面命之令與二丁為序觀

德而心醉者蓋將數十年于茲雖學焉而未能亦仰止而不
怠仁者必壽道謂有依哲人其萎吾將安倣嗚呼哀哉公
昔寢疾我適遠行忍淚告違分知幽明之永隔執手叙訣
視同寒暑之迭遷丁寧憂國之謨密勿持身之訓今猶在
耳念之摧心冀或相乎微東庶不墜乎遺囑嗚呼哀哉出
天孝文徇國忠義固將大書不一書傳家清白瑞世文章
特其餘事非能事不百年之定論豈一人之贅言意中蒼
壁吟外暮江總似當時語句玉潔精神淵渟器度不知何
處尋陪單杯辨香一字千涕凡今之人莫知我悲嗚呼哀
哉

又祭文

門人李俊

大道流行覃及海濱中遭消剥化迹言湮陶翁講學儒教
彬彬當時穎拔公最絕倫弱齡勇往膏不退輪理微必曠
學博而醇自表究裡勉勉循循惟義與利誰主誰賓真知力
踐耐煩喫辛關開高鑰徑闢荊榛貫穿丘索抱負經綸文
不在茲道積于身天將降任利見大人金門待詔玉堂賜
珎早擢鼎鼎方行陶甄天衢忽梗滄海揚塵七年枕戈雙
鬢成銀鬚輿之姿光照星辰孔明之智幽贊鬼神忠結主
知命與時屯歸來鼓琴大河之濱家無甌石運有松筠心
懸皎日和寡陽春大智不惑至堅無磷乘除有數休否相
回慨古憤今志士霑巾尚謂再起至治斯臻鸞鳳德衰龍
蛇識真騎箕一夕哭蒼三旬積累之深造詣之純為已之

學濟物之仁今其已矣典刑曷親嗚呼哀哉先生之生一
角祥麟先生之亡列宿秋星豈其長逝泉裡沈淪探環異
日為甫及申或為霖雨再活窮鱗或為棟樑永庇窮民以
為舟楫弘濟迷津英靈鬱結於是而伸公昔典選不才見
掄汰汰而收生成義均亦既剪拂教之諄諄誠意謂然不
設畦畛乙巳超拜德宇閭閻勞我遠役觴酌累以前歲之
冬寢疾吟呻寄書拳拳屬意頻頻追惟往事已隔幾晨一
時命途雖曰遭逢德門餘慶錫類振振式穀似之連訓是
遵公幾何之今在紫宸即遠有期將啓靈輶瓣香薦虔罪
薄式陳嗚呼哀哉

又祭文

金涌

猗歟先生孕靈河嶽王潤其資蘭馨其德置盪清水照水
秋月稟賦既粹修養又至函丈溪門講廟道義格致誠正
孝悌忠信業精而廣行篤而進英華發外煥乎其文清水
出蓮春空藹雲允矣君子學優而仕蜚英翰苑接武言地
鳳翥鸞翔銀臺玉堂端容正笏振肅班行咨沃 王心黼
黻宏職功光前後化洽岳牧陸子章奏不負所托韓公文
雅丕變世道位極台鼎望協朝野庶幾賡歌調贊元化如
何運否反遭搶攘鯨波翻陸莫可隄防危從孤危邊塞風
霜憤切興漢誓深復唐義形于色忠出其性猶訴 皇朝
誠惻獨罄激厲將士籌畫纖悉至誠回天虞淵取日神京
克復 大駕迴巡板蕩之世始識忠臣一觸駭機嗟哉廟

略曾母投殍司馬歸洛榮辱進退一心皎潔彼河之曲其
人如王為國著龜為儒領袖庶幾無疾永享眉壽豈意一
夕徇身以致言念公私痛貫心骨冰蘖之操金玉之相已
矣人世只勞夢想瞻彼壽洞山明水清即遠有期佳城是
營東連石門北揖鶴峰叔父有知魂應往從真以菲薄酌
以酒酌冀一來格鑑此衷曲嗚呼哀哉

又祭文

門下金奉祖

恭惟先生天挺英材日新心學家傳忠孝道流瀛洛依歸
有所益加磨琢涵養既久踐履斯篤清修之德簡正之操
餘事文章卓甫所造獨善非顯兼濟有道弱冠封疏功茂
闢異連登鵬程志切致治翱翔翰苑出入臺閣幾歲帷幄

五原先生集卷三
四十一
一心啓沃中年奉使咫尺 皇威特立彤庭抗論朝儀同
僚竦歎禮部興咨東湖休暇 北闕獻替于官矜式百揆
勦勦化隆梅閣頌騰棠陰名高喬嶽望重商金手握文衡
振起頽風身都將相用舍惟公小人所憚君子攸倚安老
繫身消長由已 璿源被誣昭雪國恥士林遭禍默棄邪
議誠深贊揚治擬文明乾心不吊大亂俄生洪流板蕩拯
濟何人惟公奮義誓心扶顛經營四方夷險一節重興洪
伐孰非公力蒼生無祿杜宇天津蕭然一室洛江之濱規
模當世指南後學紛紛楚咻詎損公德謂公再起萬手加
額天胡遽棄百身莫贖高明之學棟樑之姿今其已矣疏
墓曷追愛君忠懇憂國危忱臨終有表益想公心鯉生席

陋獲近門牆鑽仰徒勤學未知方前冬展謁訪掖下宣白
我先師海東考亭斯文未喪大集雖成隻字盡錄汗漫難
讀思將撮要別纂一帙申申誨諭春以為期言猶在耳公
獨何歸道今墜地天亦難堪無人黃閣有淚青衿日月流
邁襄事已臨謹薦菲薄用寓衷情精靈不昧冀歆微誠
又祭文

權春蘭

嗚呼天降割于斯文公之疾卧閱幾箇月理何謬於仁壽
公之年止於六十六有大疑難稽乎著龜痛矣邦家之無
祿在後學誰為之指南嗟乎吾黨之不淑進不得施設其
萬一退將復修吾初服澹玉淵之清靜仰高山而敬止從
容乎禮法之場涵泳乎名教之地泝餘波於退溪尋本源

於伊洛幾年棲遲乎丘原先憂范公之高躅庶幾簞瓢之
屢空不改顏巷之所樂時顓蒙之請益幾呼寐而對業鄙
吝自消於觀感春風吹動於坐席叙寒暄於鄉曲言必稱
乎栢潭既隱銘之得托許平生之兩語屬承教於辱復期
後日之丁寧何台候之失攝竟此事之不成承函計於一
夕慟五內之如割嗚呼泰山既頽吾道益孤冥行長夜孰
指迷途花嶽蒼蒼洛水洋洋地久天長德音不忘來相祖
緇敬酌一觴嗚呼哀哉

又祭文

尚州東高全提李興趙光璧丘山
知復高快趙基遠等

惟靈受天間氣為世宗儒道傳于師忠著于國早擢玉筍
晚登鉉台四方所瞻一人攸倚冠紳領袖邦國耆龜時外

大猷世遭多難軍國之務挈以委身名盛難居德高必毀
居東赤舄望北丹衷二憂范湖一瓢顏巷何往不樂自得
者深義玉精金不見瑕類惟敬與義曰明日誠由粗而精
自本及末真知實踐推己及人天若祚東公庶再起民蒙
至澤士知所趨如何一病遽至不淑悲深巷哭慟切山頽
蒼生失望小子何造嗚呼哀哉才惟王佐學為儒師身之
榮哀國以休否天下之寶悲豈一人矧蒙提撕義均生育
儀音一聞觀德無憑道未傳心言猶在耳嗚呼哀哉公之
在世喬嶽大川公之云亡列宿天上惟公之道毀不加傷
用不盡才是惟所憾辦香秉哭敢奠一觴昭昭有知庶歆
菲薄嗚呼哀哉

又祭文

門下金允

嗚呼痛哉天挺先生資稟特異就有道正學問純至優仕
于朝百僚儀則職典天地寶掌人物回狂瀾倒濟一世
溺勲高社稷名重丘山遭時不造國步多艱鞠躬盡
瘁復禹之績方期協策太平可復一朝去國十年居洛蒼
生之窮豈吾道厄可卷而懷處困猶亨蕭然一室究道窮
經用舍由人行藏聽天江湖跡滯魏闕心懸憂能傷肺一
疾沉綿特遣御醫費藥來治神明不佑剗垂宜山樑
忽頽邦國無祿禮樂已矣淵源誰續計聞于朝命罷朝
市上自公卿下至胥吏設位荒墟奔走悲彌公議所在人
心難誣兩章遺表聖批丁寧千載孔明一般忠誠嗚呼

痛哉如充愚蒙猥忝門生恩偏子規諄諄勤懇撫衣幾年敬
承嘉訓學雖昧方心切佩服一自寢疾侍湯于側窮峽孤店
不忍遠離或時握手俯謝致辭題贈二詩僭不敢當恩榮到
底感激何忘所可痛者誠未格蒼當其易簣適會離出命啓
手足趨承莫及驚呼八門屬續綏設儀容如舊警咳不聞絳
帳已撤易以素幃哭之失聲五內如焚天不可必理不可知
瑤琴絃絕寶匣蛛絲鱣堂塵暗立雪何時佳城已卜即遠期
迫天地有窮此勸曷極哭奠一觴儻賜歆格嗚呼痛哉

又祭文

門下金允安

嗚呼先生而止斯耶先生在世六十有六歲少而清明長而
端方胥中洒落月霽風先仁孝友悌早服家庭之教誠明敬

直實資師門之得以如是之資爲如是之學終日危坐儼若
泥塑蓋所以涵養本源爲酬酢萬變之主也事君勿欺志專
忠敬使民如祭心勞字撫至於陳見惻誠奏事明白封章陳
列辭意剴切 聖心傾注至有一德無瑕之廢則明良際會
實爲叔世之所罕覲矣爰立未幾亂維斯棘受 命於敗軍
之際自任以興復之責臨機應變不失緩急及夫 鑾輿
言旋故郡埋沒內盡安集之方外建備禦之策救人心於
已散厲士氣於既挫國家之得有今日其誰之力歟以先生
之才如是德如是功如是而猶未免衆口之譏毀小人之好
議論如是我先生有此杜門空山未嘗言及時事惟執陸氏
之方頻呼憂時之淚正大之學經綸之蘊卒不能展布其萬

一嗟乎天未欲平治我東國耶允安出八門下三十有一年
頑愚之質雖未少愛於教育之下而於先生動靜語默常自
敬慕而熟察之老竊效效於公明宣矣數年來汨沒塵埃遠
違函丈區區嚮往之忱靡日不懸懸也前冬拜辭而歸忽聞
症候危篤急使人候問則有偶爾分手將成永訣之語奉讀
悲憂不能自己而所恃者神明而已嗚呼孰謂真處承凶計
耶廢茲薄宦且有遠役病不得舉扶掖不得執燭羹不得臨
穴求幸山仰之忱深負子視之恩緘辭寓哀淚落懸泉不止
者存庶幾鑑乎斯文嗚呼哀哉

又祭文

門下洪瑋

真儒倡道講學于陶有覺其徒孰得其要恭惟先生實傳

是心真知力踐造詣精深才全德尊世有儒宗晚復遭遇
契合昭融啓沃 王心寶襲唐續朝有著龜望重喬嶽屬
值否屯益效忠勤弘濟艱難竟掃妖氛 朝廷方成丞相
已瘳行止非公忽去位忠竭於國孝終於親公則無憾
樂且忘 有一念耿耿君民幾許老臣仰屋竊歎疾病
棄之醫第投殫山祿忽摧 朝野何望吾道益孤後學安
仰清純之質和粹之色高明之見充養之德殉身以及孰
云天意 聖明震悼士民涕泗立命而終公則以寧嗟吾
小生夙被涵濡從遊半世幾叩昏愚南溪夜寂玉淵秋晴
追隨杖屨仰襲芳馨冰壺水月造次靡忘汨沒塵埃夢寐
門牆去歲春暮往候西洞誘掖諄至辭意鄭重臨溪侍坐

山日欲傾何意此夕永訣平生先生疾革義舍啓足先生
易簣職當執燭王事有程邈在海曲日祈神佑忽承凶訃
儀形永隔奔赴亦後私慟遺憾孰如小子伏哭奉奠敬陳
哀誄不亡者存庶幾鑑此嗚呼哀哉

又祭文

張興孝

恭惟先生稟氣清淑水澄鏡明賦質純粹玉潤金精風游
溪門克承誘掖學有淵源得尋正脉德業茂而領袖斯文
推其所有庇民尊君庶罄所蘊垂世範俗志與時違投跡
雲林所養伊何惟此本心萬理森然莫窺淺深事至不疑
事過無跡望之可畏親之可悅接引後進為教以身或抑
或揚各隨其人嗟余昏蒙亦慕芳塵不我遺棄容我謏劣

就正有道庶將卒業法言在耳天集何速北斗其墮小子
安仰泰山其頽小子安故薄奠來設淚迸懸泉不亡者存
敢告靈寢

又祭文

癸未遷
葬時

門下金應祖

先生之道日星中天先生之澤喬嶽大川淵源退陶傳授
愚伏民彝所同舉國心服矧茲鄉邦尚有典刑兒童誦德
草木含馨顧余稚少亦登龍門昏未問業天遽喪文祗勤
山仰徒傷白紛屬茲移窆載啓玄宅想像欽欽輝光若接
餘芳未沫九原寧作蘭羞河酌一字一血

屏山書院奉安文

鄭經世

花山毓英洛水鍾精先生以生穎悟天全詩禮家傳迥粹

髫年往從于師見而知之有契無疑莊敬在中孚尹旁通
步律聲宮正而不迂藝而不拘適用之儒試手經綸不能
于人學未大伸卷懷空谷婆娑初服爰得我欲詠月吟風
神會理融其樂無窮道之將墮哲人斯萎後學何儀望之
山尊即之春溫心目不謖瞻茲河曲有儼庠屋昔所親卜
杖屨所薰辟霧潭雲尚帶遺芬於焉妥靈真爽兩楹恍覿
儀形庶幾來寧歆我椒馨肅我昏冥

常享祝文

鄭經世

學博而要見微而實莊敬之功表裏如一

南溪書院奉安文

鄭經世

嗚呼天之生賢夫豈偶然鍾靈毓秀俾覺于先棟樑于國

著龜于民不有此人
人易為人恭惟先生問世資質玉磬
懸秋水壺貯月從于退陶拔萃明穎一見發歎許以天挺
學博而要見微而實壯而欲行筮仕 王室契遇 先王
魚水相歡謀猷啓沃澤及窮鯨島夷猖獗 廟社顛覆三
都淪沒 國不能國鞠躬盡瘁于內于外漢業中興繫誰
是賴終罹讒構雖堯亦驚與道為殉遜于林扃婆娑初服
樂在憂中風吟月咏洒落心肯有來求道扣竭兩端即之
如玉望之如山人方宗仰天不慙遺標木既摧後生疇依
哲人云亡 國步迍邴遠通同悲吾黨甚焉沒世愈久思
德滋深見之義塲寤寐下心有樂斯丘肯所倘侖千秋魂
魄或者不忘於焉立祠予以妥靈豈惟吾黨多士一誠日

吉辰良邁豆靜芳靈其不昧降我爐香

三江書院奉安文

金世獮

光岳氣鍾應時而作抽閑絕學立定跟脚真儒大業庶幾
禮樂自古大賢展布蓋薄得君行道莫先生若 邦國一得
造斯文有托永世不謏星斗山岳多士所式院宇是度洎
吉妥靈肅肅楹楹駿奔衿佩衆尊龍勺尚克歆鑑永世無
斁

道南書院奉安文

李坂

河嶽之氣鍾粹于鮮惟嶺之南景得其全群哲迭興斯道
日懸中道不淑時運迍邴天未喪文文純作焉公於溪上
執贄髫年貞明在中英邁無前功無博約理契魚鳶律身

之正矩方規圓立志之篤夕惕朝乾千古遐驚百家旁穿
提要挈領仰高鑽堅函丈有稱才降于天正色立朝乃心
永有彌綸一世儀表衆賢鯨鯢噴毒八路腥膻不有人傑
孰扶其顛世濟陸沉忠竭天旋大患未究談說交論卷而
懷之有洛之墳資之一甌樂在千編以冰以游風月無邊
念我一邦曾被化宣觀快靈鳳教洽祥鱣為學之序知所
後先黜浮崇雅迄有賴焉至高之道屹屹商巔難挹之器
汪汪洛淵今其已矣親炙無緣羹牆之慕愈父愈綿尸而
祝之敢忘揭虔服食賢祠群議同然須臾安靈秩秩豆邊
靈應不昧歆此吉燭

挽詞

鄭述

經幄當年第一人風雲際會近無倫安危至計存邦國獻
替訢謨登耜紳館閣清如巖壑士林泉憂是廟堂身兩篇
遺劄輸丹悃感淚應沾聖主巾

又

李恒福

此道久淪沒斯人今又亡精神傳簡策糠粃鑄虞唐得喪
身何與行違事益章無由覩玉立黃閣日淒涼

又

柳根

會哭先生卅八春稠中方識斗南人淵源有自傳心法表
裏無瑕絕俗塵千載風雲逢盛際十年魚鳥與相親西行
未見東歸日只是當時已愴神
離別于今一十年冰壺玉樹每依然用儒作相溫公始憂

國如家范老偏道德文章天所與勳名清白世難全讀來
遺劄長垂淚遙望南雲雪滿顛

又

李好閔

汴中丞相洛中儒司馬平生略一符元祐佐治斯有績靖
康當亂可無虞園開獨樂棗榆盡迹阻重來手額孤臨絕
愛君雙表在布衾零落鶴山隅

又

李德馨

精金良玉間時才尚記多艱倚上台誠邁忠宣留後語堊
深君實待重來命閔世道還違意澤在民心共盡哀痛哭
百年寧復有嶺雲迷眼淚難開

又

張顯光

天受師聞奉得貞一生夷險一吾誠位經家相何曾恭勲
被隆封不自榮在外益深憂國惻臨終猶切愛君情清
操雅度兒童識市井輸忱豈爲名

又

門人鄭經世

金聲玉色鳳威儀瑞世英姿世所師河嶽氣中生有自退
陶門下見而知人間已矣無著蔡天上依然見尾箕唇吻
向來何足說青蠅難辨夜光疵
才稱王佐未應懸殉國誠心帝降監經濟半途窮鬼五樓
遲初服達尊三只緣大雅難諧俗豈有重華不聖讒臨
絕一封文字少解教悲涕滿東南

來往西林二十春只今於道尚迷津山頽此日將安仰河

飲平生更莫回萬古和風長隔面一天明月是傳神磨身
宦冗違臨穴慙愧當年築室人

又

門人李竣

恭惟箕教闡今古日星垂扶植經諸子流行被裔隕天將
降大任公又起南維標格千尋栢文章五色芝淵源來有
自時雨化仍施絕學將傳緒窮年獨下帷群經味骨髓一
念謹毫釐體道誠爲本治心敬是基壺米同洒落盤水益
矜持表裏功何闕鑽研力未疲德爲人佩服行作世宗師
所立嗟如許斯文信在茲立言微有德古磬本無疵燦燦
明奎璧鏗鏘響竹絲目經書輒誦心得理皆知積厚敷宜
博才多望競推覽輝千仞鳳納錫九江龜禮樂河間讓規

摸稷下卑琳琅聞至論霹靂剖群疑游刃無盤錯驅車歷
嶮巖以公身出處惟我 國安危枯槁須甘窪瘡痍待上
醫 宸章舟楫喻吾道棟樑期正色趨鵷序傾朝望羽儀
希音諧大呂華袞補宗彝蚤值風雲會偏承雨露滋酒頌
金鑒落袍賜繡歲難親草陪香案調梅擢昂司汪思深似
海求路本多歧止之公雖戒忠良世有遺遺思猶果決厄會
遽遭罹滄海沒橫潰鯨鯢毒遍吹宣公動奏議諸葛許驅
馳授鉞經寒暑捐軀等險夷勲高曾避賞道大莫容時衆
口金猶錄貞安玉不緇雲霄終斂翼衡泌可忘飢貪欲張
休粒醒何屈歡醵杜門淹歲月開卷對軒羲墜履埋塵久
深衣起洛遲傾陽難棄性入地尚絨絳歷血憂時語銜恩

憲王悲人間方鑄像天土已棄箕誼瘁非身棄面頰寔命
衰障瀾留述作埋樹想容姿宇宙論才盡賢人與數奇翻
思蒙獎育何以各隆私磨甌難成寶施鉛枉飾強扶搖真
假異感激只鐫肌藥石永清誨宮墻得閣窺典刑今已矣
吾黨復何之學海蠡難測為山篲竟虧諸郎皆俊逸陰陽
豈參差形盡魏盟府名流籍口碑尚嗟文運否遽惜哲人
姜什表銘遺烈新詞定付誰

又

李辟光

乾坤鍾粹氣河嶽孕英安統緒陶山近淵源泗水追文章
餘事妙經濟早年期紫殿通仙籍丹山覩鳳儀水聲振顏
俗玉色立丹墀致澤君民志明良際遇奇講筵隆禮眷

台席費疇咨國值多艱會身將隻手持竭誠西狩日宣力
中興時利无宜盤錯孤忠一險夷灰塵掃宮闕血肉問瘡
痍指顧重開否雍容幾獻規孔明齊利鈍中令繫安危剖
決無餘務辛勤不告疲於時推柱石與世作著龜化貧宣
光義功羞管晏卑國威方削弱廟略不羈縻心事青天在
襟懷白日知寸誠惟為國浮議奈多岐付命窮通事全身
進退宜李綱綴去相宋室欲依誰直道顏無怍清風世共
師結情天北極遺業洛西涯綠野裴公逸蒼生謝傳思林
泉卧未穩草土禍仍隨嚙粥三霜過行年六袞衰精神雖
尚爽疾病已難醫未欲平治也如何遽至斯存亡閱世運
得失豈人為夜報中台圻朝無一老遺儒林爭曷慕時命

喜參差後學將安放高才不竟施諄諄臨絕筆字字愛
君辭事業丹青煥勲名竹帛垂善人天集速幽谷日臨遲
士抱山顛恨民舍國瘁悲仁恩號市巷遺愛誦童兒一代
身為範千秋口是碑天曹曹忝屬德宇幸頻窺濫辱仁言
誨多蒙世分推中年懷未覲遠計信無疑莫遂惟堂真空
題難露詞平生瞻卓甫今日悵何之一掬西風淚摧傷不
是私

又

李廷龜

相國生南紀清標映海隅文章擅宗匠經術富醇儒進退
身名裕行休道義俱丘園終未起世事益堪吁
伊昔蒼黃際黃扉屬望新淮壑端冕笏慷慨露精神事去

看忠績時危憶蓋臣何須有年定遺愛在斯民

又

韓浚謙

登庸當日愜輿論自是儒宗聖眷存學有淵源沂瀛洛
治期糠粃鑄義軒時危正務中書府歲晚深衣獨樂園臨
絕諄諄遺表在一生心事證乾坤

周家新數中興期上相當朝際遇奇諸葛忠誠忘利鈍陸
宣章奏盡箴規危機衮衮心如石浮議紛紛髮已絲收得
棄榆真事業士林高蹈後人師

又

沈喜壽

嶠南從古挺名賢嶽降斯人氣直全間世聰明推以日起
群器識擅丁年文章領袖看餘事性理淵源嗣嫡傳以祀

色尔應有預如魚得水豈無緣經綸大業躋台座啓沃嘉
謨拱 御筵情若友朋 宸翰在仰同山斗士論然誰敢
海寇千熊洽奄致 鑾旌賦播遷撥亂宏才時易失濟屯
英略力猶綿羈縻孰把忘雙昆詆斥翻歸賣國先越績宣
由能忍辱漢儒元自不知權角巾羸馬回公第義膽忠肝
證上天瞻彼洛園花竹秀任他郢搗謗冊編萊衣暫戲烏
啼急姜被纔溫鴈影偏陋巷祇承催 召札脩門辜負會
盟甄新方著屐甘收跡舊學尋來務省付涵養功程雖益
進篤恭治化恐難宣十寒久退微誠切一飯長思老淚懸
藥餌餘齡常閉戶圖書至味亦籌邊居叅已載車中鬼遇
遊還封病後笈加額共驚絃斷早蓋棺惟幸王成專兩登

麟閣鳴謙吉九齡鴻樞秉德堅箕尾輝煌臨下土著龜寂
寞去東塋始終恩禮邦容議存沒哀榮莫與肩步武燕翁
沙谷裡儀刑陶叟隴雲顛師宗又逝傷朝野清節今亡矣
市廛晚輩愚庸空白髮先生獎掖即青錢追隨兵革襟懷
徹離閭星霜夢想牽客歲承音分擁篲殘年題挽筆拋掾
遙持絮酒號千里願舉簋輿指九泉殄瘁憂深公案定昭
我來許史臣編

又

金功

已將心事任蒼蒼應把平生謁玉皇脫洒塵埃米出壑猜
深謨議鳳鳴陽懷忠撤亂勳名著蘊道投閑佩服香莫說
無人傳學說從知太史不埋光

儒門事業經先師還際艱危失遠期至澤及人民庶服精
忠在國鬼神知應將絕學傳千載豈但清名聳一時畢竟
開衾皆得正欲成哀唱更無辭

又

許茂

水蘂襟懷玉雪神才堪王佐志經綸聲名往日空餘子事
業清朝見大臣千仞覽輝期瑞鳳百年及袂泣窮麟新摧
天柱同然慟不盡羊曇醉後春

又

門下李煥

妙訣當年獨得真幾從溪上問爲仁巖廊欲試關閩學立
壑終收稷契身千古大名留宇宙一封遺表燦星辰英靈
不散還光岳願爲邦家再降申

又

全湜

玉淵收彩鶴山枯淑氣初鍾間世儒積學幾年尋墜緒孤
忠晚節展訐謨經綸盛業扶顛運恬退高風立懶夫斯道
已南仁不壽皇天未欲啓吾徒

又

門人金允安

得師當日早樞衣教育磋磨穎悟資冰玉貯藏秋月色鳳
凰飛下碧梧枝存心修已由誠敬事主臨民自孝慈伊尹
志兼顏子學蒼生無祿竟何爲

又

申湜

金精玉潤挺英姿鳳翥鸞翔瑞一時間氣定知生不偶清
朝還恨少多奇官居鼎鼎身寒士道合經綸德老師箕尾

西厓先生年譜卷三
五十一
叔神何太遜為斯文勸又吾私

又

申滌

間世賢人出匡時相業隆誓心如皎日憂國蓋蒼穹進退
皆關運艱危獨有功臨終遺表在千載識精忠

西厓先生年譜卷之三終

八八

